

校刻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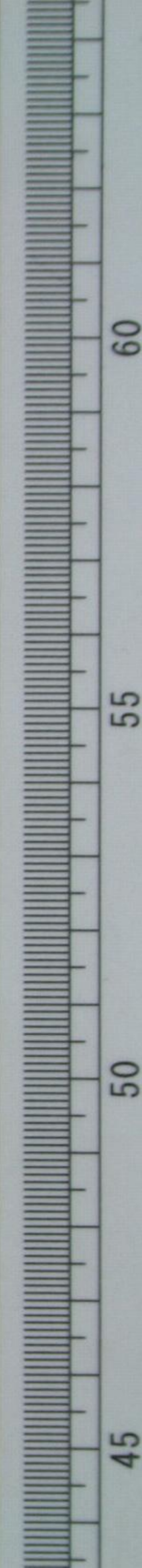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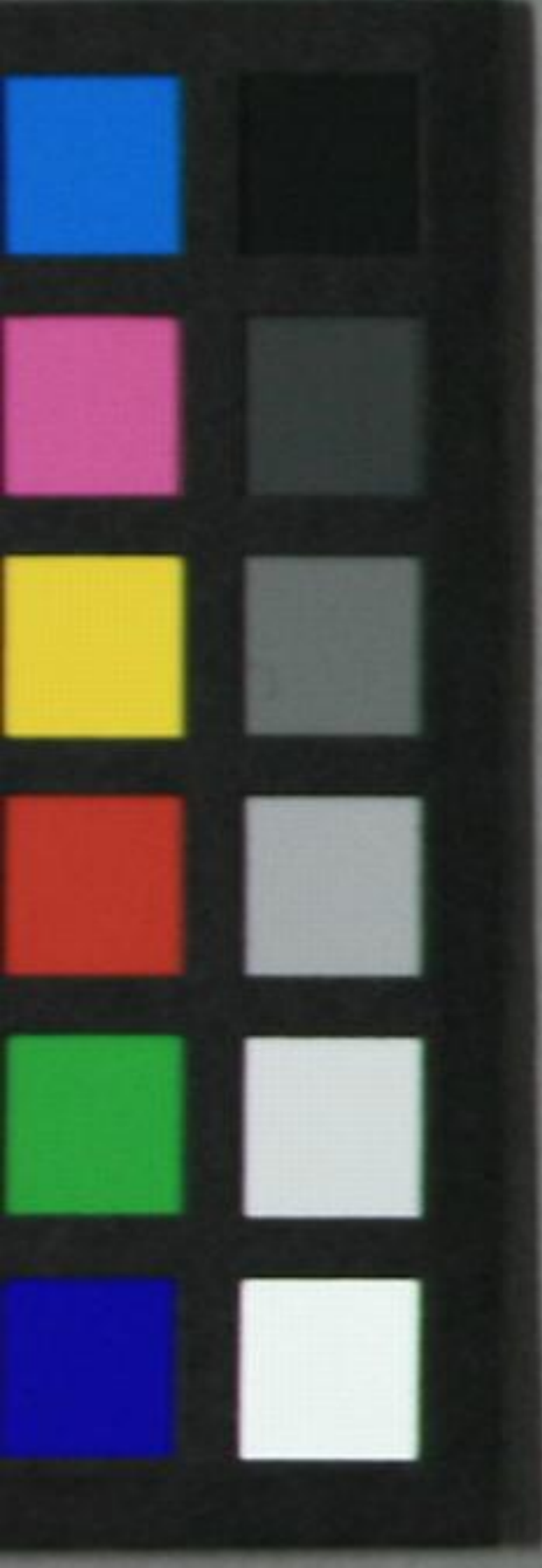
五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5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書

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

漢紀二 起疆圍作噩盡著 雍闢茂凡二年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方在文庫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

井陘音刑。杜佑曰。井陘口在鎮州鹿泉縣。今謂之土門。按宋石邑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至德初改名獲鹿。又井陘縣。穆天子傳。天子獵于錡山。即此地。注云。燕趙謂山脊為陘。陘山在縣東南十八里。四方高中。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陘。

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鬪。謂乘取代之勝。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

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方軌謂車

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鄧康成曰。行道曰糧。謂

通鑑卷十

漢紀二

010190612711

1821-5

史記傳
漢書傳
本位同

四庫全
書史記
考證云
案云說
文云說
也外刊
本算刊
草考漢
書亦說
及說文

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問古覓翻。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釋名云。輜。輜也。所載衣服。維。維也。其中重直用翻。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

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

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

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

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

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止軍而舍息也。舍如字。夜半傳發。選輕騎二

千人。傳發傳令軍中。使發兵。人持一赤幟。漢旗幟皆赤。幟昌志翻。從間道躡山。而望趙

軍。如淳曰。草音蔽。依山以自覆蔽也。杜佑曰。草山音蔽。今名抱犢山。在鎮州石邑縣。井陘山亦在石邑。意間道草山即此地。師古曰。蔽隱于山。使敵不見。誠

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若汝也。疾速也。拔趙幟。立漢赤

幟。令其裨將傅餐曰。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言破趙乃當共飽食也。餐千安翻。今日破趙

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

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行戶。剛翻。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信蓋謂趙

聚兵塞井陘之口。欲俟信出險而後擊之。若見前鋒便縱兵接戰。則信必將阻險而還。師也。還音旋。又如字。乃使萬人先行出。背

水陳。史記正義曰。綿蔓水自并州北流入井陘縣界。即信背水陳處。背蒲妹翻。陳讀曰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

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

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走音奏。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

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師古曰。殊

絕也。言決意必死。不可敗。敗補。邁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

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

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將即亮翻。

兵遂亂道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

斬成安君泚水上。水經註。泚水即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又東注綿蔓水。師古曰。泚音祇。又丁計翻。又丁禮翻。

禽趙王歇。諸將効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

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倍與背同。蒲妹翻。臣等不

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

國史記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曰。陷之死地。而後生。

孫子九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為死地。曹操註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退。有礙者。

置之

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

之。師古曰。言如忽入市廛。驅其人。以赴戰。非素所習練者也。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

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予讀曰。與下同。諸將皆服。曰。善。非

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

縛。東鄉坐。師事之。子讀曰。與。鄉讀曰。嚮。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

有功。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

權所以稱物。見其輕重也。左車蓋謂兵者國之大事。如己者敗亡之餘。不足以審處其輕重。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

而虞亡。在秦而秦霸。百里奚。虞之大夫。虞公不能用。以亡。秦穆公信而用之。遂霸西戎。非愚于虞。而

智于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

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言得待左。右以求教。今僕委心

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

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

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褴衣甘食。褴音輪。靡也。此言當時之人畏信之威。聲不能自得其生業。皆輟耕釋耒。

偷靡其衣。甘其食。以苟生于旦夕。不復為久遠計。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

勞卒罷。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

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兵詭道也。乘勢以為用者也。見顯露也。屈盡也。吾之情見。則敵知所

備。勢屈則敵得乘吾之敝矣。見賢遍翻。屈其勿翻。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單與殫同。盡也。燕既不服。

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

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

則何由。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

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首式。救翻。

頭之所向曰首。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積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暴

其所長于燕。暴顯也。示也。露也。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

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

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

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

趙。數所角翻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甲

戌晦。月盡為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至九江。

九江太宰主之。此太宰非周官之太宰。漢奉常屬官有太宰。師古曰。具食之官。信使入國。必使人為之主。時布使太宰主何也。三日

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漢為弱也。此

臣之所以為使。說輸芮翻。下同。使疏吏翻。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

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

與楚也。倍與背同。蒲殊翻。太宰乃言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

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

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讀鄉

曰嚮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

下同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

城。項王未出濟也。大王宜悉九江之眾。身自將之。為楚前鋒。將即亮翻今

大王乃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垂拱者垂衣拱

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

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

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背蒲妹翻漢

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

塞。微循也。凡邊謂之邊。微蓋使人循微。禁姦非。因以名之。索隱曰。微謂邊境亭障。以微繞邊。陸常守之也。微吉弔翻。乘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

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言楚自彭城至滎陽成臯。中間有梁地。間之彭越時反梁地。是楚之敵國也。故云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

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

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

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易以微翻為于偽翻

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

有倍與

一本倍

楚下注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背同字
翻七

傳金解
已見秦
紀三二
年

龍姓且
詳見下

一本服
上有謂
字

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洩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傳舍客舍也。前客舍之而去。後客復來舍之。傳相受也。故謂之。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的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且子余。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見賢。遍翻。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以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帳。若今之帳設也。御。服御也。從。才用翻。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

一本字
上有其
字

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臯。楚數侵奪漢甬道。甬。所。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音異。其。撓。女。教。翻。弱也。字從木。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衽。衣襟也。朝。讀曰。朝。直也。通翻。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言將使食其行使六國。授之以印。而使佩之。趣。讀曰。促。下同。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子房。張良字。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鄴生語告良。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時漢王方食。故良言。願借食前之箸。就用指畫。邪。玄曰。今人或謂箸為挾提。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度。徒。洛翻。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商容殷賢人。里門曰閭。表。顯異也。紂囚箕子。殺比干。武王克殷。釋箕子囚。封比干墓。韓詩外傳。

漢書張良傳曰度注同

曰商容執羽箭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辭而不受鄭玄曰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爾容臺今陛下能

乎其不可一一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服虔曰巨橋倉名許慎曰鹿臺之大橋有漕粟杜佑

曰鉅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臣瓚曰鹿臺蘇林曰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

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

乎其不可四也復扶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為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五也華戶化翻放牛桃林之陰否灼曰桃林在弘農閩鄉南谷中

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即桃林也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

古曰桃林山谷在閩鄉縣東南應南去湖城縣三十五里以示不復輪積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

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

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

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繞而從之服虔曰惟當使楚無彊彊則六

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惟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六國皆繞而從之陛下安得而臣之乎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

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轅食吐哺罵曰哺音步食

豈儒幾敗而公事而汝也公尊稱也高祖嫚罵人率曰而公乃公蓋自尊辭幾居依翻令趣銷印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

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

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

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事見七年

世元鄭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

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

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

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

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

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事見八卷秦

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卞莊子刺虎管登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

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

綱目無上而字

綱目下
乘作承

三年
衍

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弊。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事見上卷三年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事見上卷二年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喪息浪翻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鍾離古鍾離子之後。以國為姓。龍姓出于龍伯氏。又曰。出于舜納言之龍。師古曰。宋莫曷翻。其字從

本末之末。且子余翻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問其君臣。以疑其心。問古竟翻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

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大牢具。大讀曰太古者。諸侯遣使交聘。其牢禮各如其命數。以三牲具為一

牢。秦滅古法。軍興之時。不能備古之牢禮。故以太牢具為盛禮。孔穎達曰。按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太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太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

通鑑卷十

漢紀二

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
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
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
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逃。漢書逃作跳，如淳音逃，史記項羽
紀作逃，索隱曰：徒彫翻，晉灼曰：跳

獨出意，如淳曰：逃謂走也。余謂左氏傳例，民逃其上曰
潰，在上曰逃。太史公蓋用此例。溫公仍之，逃當如字。獨與滕公共車出成

臯。玉門。張晏曰：玉門，成臯北門。北渡河，宿小修武，傳舍。晉灼曰：在大
修武城東。晨自

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

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

張耳循行備守趙地。行下孟翻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

齊。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

鞏。班志鞏縣屬河南郡，即東周君所居汝洛地。圖云：鞏固也。鞏縣在洛水之間，言四面有山，可以鞏固。令其不得西。秋七

月，有星孛于大角。隋天文志：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李
字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天下合
謀，暗蔽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彗。

李浦內翻，又蒲沒翻。班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

臨江王敖薨，子尉嗣。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

河南鄉。軍小修武，欲復與楚戰。鄉讀曰嚮，復扶又翻郎中鄭忠說止漢王

漢制：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皆屬郎中令。說式芮翻使高壘深塹，勿與戰。塹七
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縮將卒二萬人，板翻騎數百，度白馬津。

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師古曰：積聚所蓄軍糧芻藁
之屬也。積子賜翻，聚才喻翻無

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

越相保。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睢陽秦縣屬碭
郡，漢屬梁國。故

微子所封國也。唐為宋州宋城縣。杜佑曰：漢外黃故城
在陳留郡雍丘縣東。春秋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即此。九月，項王謂大司馬

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挑徒
了翻慎勿與戰，勿令得東

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

睢陽等城，皆下之。漢王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

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

大戴禮曰：食穀者，智慧而巧。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鑽火，而人始裹肉而燔
之。曰炮，神農時人方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及黃帝時，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

通鑑卷之十

漢紀二

矣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榮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

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適讀曰謫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所謂謫戍也自奪其便

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耒手耕曲木也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

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

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口在代郡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地道記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謂因地形而據之以制敵則天下知所歸

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

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齊地東至海南至太山故曰負海岱西阻清濟北阻濁河故曰阻河濟濟子禮翻

南近於楚近其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

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

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

之曰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漢王

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

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

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樂音洛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

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

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

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為西河索隱曰北魏謂魏王豹豹國於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

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量也天之福也今已據

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

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酈生之說形格勢禁之說也蓋據敖倉塞成臯則項羽不能西守白馬杜太行距蜚狐則河北燕趙之地盡為

漢已二

新序善
上史記
漢書

合為一事獨劉
為二臣謂分為一
是序分
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

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

之曰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漢王

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

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

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樂音洛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

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

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

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為西河索隱曰北魏謂魏王豹豹國於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

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量也天之福也今已據

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

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酈生之說形格勢禁之說也蓋據敖倉塞成臯則項羽不能西守白馬杜太行距蜚狐則河北燕趙之地盡為

新序負
作實

毛晃曰背恩亡德曰
負倍與背同蒲殊翻
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尊無所忘戰勝而不

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

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

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為西河索隱曰北魏謂魏王豹豹國於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

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量也天之福也今已據

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

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酈生之說形格勢禁之說也蓋據敖倉塞成臯則項羽不能西守白馬杜太行距蜚狐則河北燕趙之地盡為

漢已二

漢有齊楚將安歸乎。白馬津在唐滑州。太行阪在唐澤州界。杜佑曰：蔚州王疾先

下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

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以距漢。先悉薦翻。華戶化翻。姓也。姓譜

宋華父督始立華氏。張揖曰：濟南歷山之下。余據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

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為樂。樂音洛韓信引兵

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辨士蒯徹說信曰：將軍

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間古莧翻。使疏吏翻。寧有詔止將軍乎。何

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軾車前橫木。人所憑者。掉徒鈞翻。搖也。

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

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

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賣己。

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高密縣在膠西。宣帝本始元年為高密。國宋白曰：高密春秋時晏平仲所食邑。使使之

楚請救。田橫走博陽。此據史記也。班書作橫走博陽。博陽近清河。博關此正韓信自趙進兵之路。臨淄既破。君相皆出走。其後韓信既

博田廣於濰水。灌嬰又敗田橫於贏下。贏縣亦屬太山郡。括地志：故贏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唐之博城。漢太山之博縣。此博陽即博城之陽。守相田

光走城陽。相息亮翻。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漢為膠東國。以

其地在膠水之東也。楚大司馬咎守成臯。漢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楚軍不出。

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鄆在鄆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

成臯。咎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鄆在鄆地。汜釋者云：在襄城則亦非。此汜水。晉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索隱曰：此水今見名汜水。音似。臣瓚說是。張晏曰：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

溢為滎澤。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括地志：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

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

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括地志：東廣武。西廣武。在敖倉西。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記曰：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

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武中東南流。今濶無水。城各有三

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曰：一濶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

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

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

上羽記項
有紀相

所亡城

信臣常所親信之臣也

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

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

吾平生知韓信為一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

袴下，無兼人之勇。事見上卷元年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

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

陳。徐廣曰：濰水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水經註：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韓信與龍且夾水而陳，即此處。濰音維，陳讀曰陣。韓信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盛時征翻引軍

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

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

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史記正義曰：城陽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余據班志：濟陰郡城陽縣，雷澤在西北，此梁地也。自濰水追北至城陽，此乃漢城陽國之地，正義此誤。與上卷二年田橫起城陽同。漢

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

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

田吸於千乘。千乘縣屬北海郡，高祖分置千乘郡。括地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乘繩證翻。曹參擊田

既於膠東，皆殺之，盡定齊地。立張耳為趙王。漢王疾愈，西

入關，至櫟陽。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縣首於木上曰梟。索隱曰：欣自剄於汜水上，今梟之櫟陽者，以其故都故梟以示之也。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僞

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

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

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

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

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

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操七刀翻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

人武涉。盱台音吁怡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勦力擊

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

東，侵人之分。分扶問翻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

一本下
下注有
敗蒲

一本蒲
與背作
同

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
厭于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數所角翻史記正義色庚翻項

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倍蒲妹翻下同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

如此今足下雖自以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必終為所禽

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

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

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

參分即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

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郎中執戟宿衛信先仕楚為郎中故云然

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倍蒲妹翻下同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

我數萬眾予讀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衣衣下於既翻推吐雷翻食食下祥吏翻言聽計

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

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說

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以微言動信言背漢則大貴也相息亮翻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難乃

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在滅秦所憂者唯此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

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暴步木翻又如字凡暴露之暴皆同勝音升楚人

通鑑卷十

韓紀二

十四

昔下疑脫之字

史大夫。班表。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昌。苛從弟也。從才用翻。項羽自

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

太公呂后。為楚所得見上卷二年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

為楚。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以通蒙。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應劭曰。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曰。大梁

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之。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洪溝。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杜佑曰。鄭州滎陽縣西

有鴻溝。楚漢分境之所。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

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而諸侯皆附。為太半。有一分為少半。

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

史記正義。遺唯季翻。余謂音如字。亦通。遺留也。漢王從之。

史記本紀漢書綱目並同。毛晉汲古閣本。漢書作洪。

資治通鑑卷第十

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 起屠維大淵獻盡重光赤奮若凡三年

太祖高皇帝中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徐廣曰。固陵在陽夏。晉灼曰。即固始縣。余據班志。固始與陽夏為兩縣。皆屬淮陽國。劉昭志。陳國陽夏縣有固陵聚。括地志。固陵縣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

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

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李奇曰。言信越未有益地之分也。章

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有分畫。疆界分扶。問翻。余謂章說是。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

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言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非君王本意。信亦不自堅。彭越

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見上卷。二年。今豹死。越

新字善。下約從。項羽紀。

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見上卷。二年。今豹死。越

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

班志睢陽縣屬梁國。劉昭志穀城縣屬東郡。春秋之小穀也。括地志穀城故城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際黃河。盡以封彭越。

從陳以東。傅海。與韓王信

陳古陳國。班志之淮陽國也。唐為陳州。自陳以東至于海并齊舊地。盡以與齊王信。

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

則楚易破也。

易以。鼓翻。

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

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

六

舒春秋之舒國也。班志舒縣屬廬江郡。括地志舒今廬江之故舒城是也。

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楚

考烈王二十二年。徙壽春號曰郢。至王負芻為

秦所滅。置九江郡。至唐為廬壽除濠等州之地。

十一月。項王至垓下。

李奇曰。沛浹縣聚邑名。浹下交翻。張揖三蒼注。垓。垓名。在沛郡。史記正義曰。按垓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

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垓音該。

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

及諸侯兵圍之數重。

重直。龍翻。

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

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楚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歎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不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

楚舞。自為作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

夜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

忼苦廣翻。行戶剛。泣目中淚也。

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

騅朱惟翻。蒼白雜毛曰騅。孔穎達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

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

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

人。

屬之。欲翻。

至陰陵。

班志陰陵縣屬九江郡。括地志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

父田父給曰。左

給蕩亥翻。欺誑也。

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

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

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定遠東南五十里。

乃有二十八

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

度徒。洛翻。

謂其騎曰。吾起兵

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

此。

卒子。恤翻。

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

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

分其騎。以為四隊。四鄉。

鄉讀。曰嚮。

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

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

史記項韓無紀。漢書陸本齊紀。陸本同。

漢書項韓無紀。漢書陸本齊紀。陸本同。

漢書項韓無紀。漢書陸本齊紀。陸本同。

漢書項韓無紀。漢書陸本齊紀。陸本同。

哭之而去爲于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皆爲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太史公曰羽起隴晦之中晦古畝字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

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並起從羽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

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師古曰背謂背約不

思東歸彭城也余謂背關懷楚文意一貫言羽棄背關中之形勝而懷鄉歸楚也不必分爲兩節背蒲妹翻放逐義帝而自立

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

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卒子恤翻身死東城尙

不覺悟而不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揚子法言或問楚敗該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

策屈羣力諒信也屈盡也楚懣羣策而自屈其漢懣徒對翻惡也屈人者

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溫公曰何預天事

漢王還至定陶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古之陶邑朱爲黃濟軍理所馳入齊王信壁擊虜其軍

臨江王共尉不降共尉項羽封爲臨江王尉其子也遣盧縮劉賈擊虜其軍

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衡工封魏相國

建城侯彭越爲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令曰兵不得休八年

萬民與苦甚如淳師古皆曰與弋庶翻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

以下如淳曰殊死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章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貢父曰子按說文漢蠻夷殊然則

刑自死殊之名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爲皇帝二月甲午王卽皇帝

位于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爲號漢高受命因而不敢張晏曰已

永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爲皇帝曰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括地志漢高祖卽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汜敷劍更王

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高祖母曰劉媪文頴曰幽州及

漢中皆謂老嫗爲媼師古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惟天子獨稱之漢制

曰媼女老稱音烏老翻四曰誠赦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

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此爲異也制書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

制詔三公皆璽封尙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詔告也其文曰故衡山王

告某官如故事誠赦謂赦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赦某官他皆倣此吳芮從百粵之兵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王項羽

監子此
與海州
東海自
別山見
錢大詳
辭正所
史記漢
書田儼
傳取儼

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五

乃使使赦橫罪。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

事見上卷四年 今

聞其弟商為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

報。帝乃詔衛尉酈商曰：班表衛尉秦官。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

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從才用翻言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

狀。周禮司節掌守邦節辨其用以輔王命。註云：節者執以行為信。邦節珍圭牙璋。圭琬圭琰圭也。守邦節用玉節以玉為之。守節用角節以角為之。邦國之使節

用金。門關之節用符。貨賄之節用璽。道路之節用旌。審此則古之所執以為信者皆謂

之節。自秦以來有璽符節。則璽自璽符自符。節自節。分為三矣。漢之節即古之旌節也。

鄭氏註：以符節為漢宮中諸官詔符。璽節為漢之印章。旌節為漢使者所持。節則知漢

所謂節。蓋古之旌節也。賢曰：節者所以為信。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之。旄三

重。此漢制也。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擊兵加誅焉。橫

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如淳曰：駟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駟傳。急者乘一乘傳。師

古曰：蓋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漢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

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

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乘置馳傳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央一。輶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

以馬駕。昭車而乘傳曰一封。昭傳史所傳。依乘符傳而行者。本此。但擇焉而不精。語

焉而不詳耳。終不若顏說簡而明。傳張懸翻。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廢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城

西。臣瓚曰：案廢置謂置馬以傳。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因止留。謂其客曰：橫

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道德經曰：貴

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

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併步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

動。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

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

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

王。豈不賢哉。更工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

以王者禮葬之。史記正義曰：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

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客皆賢。餘五百人。尙在海中。使使

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季姓

八士有季隨季數窘辱帝。數所角翻窘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

有舍匿。罪三族。舍止也。匿隱也。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

髮也。鉗其髮。以鐵束項。朱家魯之大俠。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

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五

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

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職主掌其事也。

為子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

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

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伍子胥楚大夫。伍奢之子也。楚

平王信讒而殺伍奢。子胥奔吳。藉吳師以破楚。入郢。發平王墓。而鞭其尸。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從千容翻滕

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

之。復扶又翻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

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戾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獨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者。高祖自謂并

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戾。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賴同。丁公引

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徇辭峻。師古

曰。行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

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臣光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

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

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

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

人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斷

亂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

雖至於活己。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

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齊人婁敬。戍隴西。姓譜。婁。邾國之後。一曰。離婁之後。過洛陽。脫輓輅。

蘇林曰。輅音涼。洛之洛。一木橫

過車前。二人輓之。三人推之。師古曰。輓音晚。輅。胡格翻。洛音同。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

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衣著也。帛。縑也。褐。織毛布之衣也。

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

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

周之先。自后稷封郤。班志。郤。縣。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武功。故城是也。說文曰。郤。炎

通鑑卷十一

漢書卷十一
季布傳
丁公

漢書卷十一
季布傳
丁公

帝之後姜姓所封國棄外家也毛萇云郃姜姬國積德象善繁古十有餘世堯以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因封之於郃音吐才翻

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

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

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

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直朝

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

漢定三秦卷讀與項羽戰滎陽成臯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

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勝音哭泣

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夷與庚同創也音延知翻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

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卒讀

卒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

府者也府聚也萬物所聚謂之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

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關不益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師古曰益

與扼同扼持之也亢音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益天下之亢而拊

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

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州東二殽山是也澠即澠池倍河鄉伊

洛河在洛陽城北故曰倍伊洛二水在洛陽城南故曰鄉倍蒲妹翻鄉讀曰嚮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

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

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澆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澆灌之利

故曰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

獸謂之苑音於阮翻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

輓天下西給京師漢漕關東之粟自河入渭自渭而上輸之長安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

以委輸康曰委於偽切即委積之委輪即轉輸之輪輸春遇翻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府者物所聚也天府聚不假人力故曰天府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

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師古曰凡言車駕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長安本秦之鄉名也高祖作都奉

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曰奉春君也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

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九

談允厚曰高祖六年始

天府前段

穀孟康曰道讀曰導服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

之資為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今以三寸舌為帝

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

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為虛詭

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

所難處處昌呂翻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

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僊遺棄人間等功名

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詩云既明目哲以保其身子房

有焉

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趙

景王耳長沙文王芮皆薨九月虜臧荼壬子立太尉長安侯

盧縮為燕王班表太尉秦官掌武事漢制與丞相同大夫為三公應劭曰自

北長安在渭南縮家與上同里閭縮生又與上同

日。上寵幸縮羣臣莫敢望故特王之考異曰史記漢書高紀於此皆

傳從平韓王信乃遷左丞相是時未為丞相又代地無反者噲傳亦無此事疑紀誤項王故將利幾反利幾以陳令

川上至洛陽召之利幾恐而反風俗通利上自擊破之後九月治長樂

宮程大昌雍錄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迴二項王將鍾離昧素與

楚王信善味莫局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

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行下孟翻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

兵阮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

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

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

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

封張良為太師子房故少自稱此後之通語也子房者蓋通語也子房者蓋通語也

案目錄九月己未

一本後作因

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白虎通曰：天子所以巡狩者，但巡者循也。狩，收也。謂初行天

下收人，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政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必自行之，謹敬重民之意也。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陛下第出

偽游雲夢。第，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

其執，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

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

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爲。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

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

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

敵國破，謀臣亡。師古曰：黃石，公三略之言。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

反，遂械繫信，以歸。械者，加以杻械。繫者，加以徽索。因赦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

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山東人謂關中爲秦。中，師古曰：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

便帶河阻山，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

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

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泰山在齊之南，境齊負以爲固。西有濁河之

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卽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余謂孟津在河內，去平原甚遠，晉說失之。拘蓋河流渾濁，故謂之濁河也。

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

陽信重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言齊地形勝，與秦亢衡也。非親

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

封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惡，烏路翻。多稱病不朝。從

朝見也。從才用翻。從遊也。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絳灌將軍嬰。嘗過

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

生乃與噲等爲伍。爲，信怨望。謀反張本。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

少。從，千容翻。將卽亮翻。下同。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

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

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

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爲徹

漢書陳平傳無

錢大昕史記小異云本司馬本與秋同

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

據此則博陽於秦楚漢兵爭之時亦嘗置郡矣自淮東至此

用古地名固不純用秦漢所置郡名也師古曰外婦謂與旁通者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

孟康曰此時民流多故使

能齊言者還齊也史記正義曰按言齊國形勝次於秦中故以封子肥七十餘城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割與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

上以韓

王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

韓之分晉其地南至宛葉西北包鞏

洛接于新安宜陽東有潁川而淮陽之地則屬于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剖符王潁川其地東兼有淮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境相迫近耳不屬韓也宛於元翻葉式涉翻

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王太

原以北備禦胡都管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寇管陽去

塞遠請治馬邑

班志太原郡領二十一縣今以三十一縣為韓國蓋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被邊兼有鴈門之馬邑也晉太康地記曰秦

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馬邑杜佑曰秦馬邑城在朔州善陽縣界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皮義翻數所角翻

上許之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

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

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

也言近方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

翻玉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

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

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

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

數嘗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余

故怨矣雍於用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為于留侯曰今急

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

侯蘇林曰什方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余

按唐志什邽縣屬漢州蓋垂拱又分益州置漢州也宋白曰什方縣舊治雍齒城

今於城九四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趨讀曰促漢之三公丞相職無

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臣光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

諸將謀反必待高帝目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

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數所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

漢書功
作什

一本之
地作之

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十一

缺望自危之心缺古穴翻師古曰音決缺謂相缺也望怨故良因事

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

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

寬斬彭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自第一至十八也余謂此但定蕭何等元

功十八人位次耳至呂后時乃詔作高祖功臣位次凡一百四十餘人師古所謂自蕭

何至蟲達十八人呂后所定位次也張敖於高祖九年始自趙王廢為宣平侯安得預

元功十八人之數哉故師古註功臣位次云張耳及敖並為無大功蓋以魯元之故呂

后曲升之耳此說則得之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

第一被皮義翻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鄂本出

鄂侯之後關內侯位次列侯爵第十九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

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師古

曰謂輕身走出也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

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又軍無見糧見賢蕭何轉漕

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

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

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古者君子必帶劔所

秦法羣臣上殿不得持尺寸之兵草曰麻曰屨皮曰履屨屨所以從軍軍容不

入國故皆不許以上殿君前必趨崇敬也今賜何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殊禮也上

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千

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索隱曰安平縣屬涿郡是日悉封何父子

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上歸櫟陽夏五月

丙午尊太公為太上皇師古曰太上者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初匈

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渡河此北河也單于

頭曼有太子曰冒頓韋昭曰曼音瞞師古曰莫安後有所愛閼氏

閼奴之閼氏猶中國之皇后生少子頭曼欲立之少詩是時東胡

疆而月氏盛括地志涼肅甘沙乃使冒頓質於月氏質音既而

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

通鑑卷十一

一本無
尾字

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

應劭曰：鏑，箭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余見今軍中亦有鳴鏑於近符之處。

開小竅，矢飛急則凌風而鳴。鏑音矯，曉呼交翻。

習勒其騎射。

勒其所部使習其令也。

令曰：鳴鏑所射而

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

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

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

鳴鏑而射。

射而亦翻。

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

冒頓自立爲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

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

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

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

復扶又翻。

左右皆怒曰：東胡無

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

所愛闕氏予東胡。

予讀曰與下同。

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

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

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甌，上侯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

也。甌一侯翻。脫土活翻。

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

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

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

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

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

師古曰：樓煩，白羊二王之居，在河南。

遂侵燕

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

蒙恬奪匈奴地，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一年。

與漢關故河

南塞。至朝那、膚施。

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膚施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涼州百泉縣西七十里。膚施縣趙置，秦因而不改。今

屬延州。

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

罷讀曰疲。

以故，冒頓

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控弦，引弓也。控口弄翻。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

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

二心。數所角翻，問古。覓翻，使疏吏翻。

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

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

郡國志：句注山險名，在鴈門陰館縣。括地志：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杜佑曰：句注山，卽

代州鴈門縣西陘嶺。句音鈞，又如字，又音拘。

攻太原，至晉陽。

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

字上叔
疑孫通
人二

去羌呂翻除也後以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呼火帝益

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叔孫本出姬姓魯叔孫氏之後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朝直帝曰得無難乎叔

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

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

所能行者為之易以鼓翻度徒洛翻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魯諸生使疏吏翻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

諛以得親貴通事秦始皇二世陳涉項梁楚懷王項羽及帝凡七主且幾也言幾及十主也今天下初定死者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

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百年然後可起禮樂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無汗我汗烏故

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所徵三

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

子百餘人為綿葛野外習之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音茲會翻賈逵曰束茅以立表位為藹纂文曰藹今之纂字即悅翻又音纂月

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亦習也肄弋二翻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時未起未央宮故帝御長樂宮受朝賀及蕭何既起

未央前殿自惠帝以後皆御未央而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先悉薦翻謁者治禮

長樂為太后所居謂之東朝樂音洛

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治直之翻鄉讀曰嚮衛官挾陛衛官待衛之官郎中及中郎執戟侍衛者

是也挾與挾同挾殿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轉昌於是皇帝

傳警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漢書音義天子出稱警傳聲而唱以警外也輦出房沈約曰輦車周禮王

從容宮中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漢

六百石銅印墨漢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禮畢

禮畢也師古曰法酒猶言禮爵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

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去執法即御史也杜佑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令書其事秦漢為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

引去執法即御史也杜佑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令書其事秦漢為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

漢初定禮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是也。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竟朝。言行朝禮。至禮畢也。朝直

遙翻。謹與喧。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

為太常。班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改曰太常。此不書奉常。而書太常者。使人易知。賜金五百斤。初秦

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

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

少所變改。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師古曰。理官。即法官也。法家又

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

臣光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

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行下孟翻。別彼列翻。用之於鄉。則

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

治直吏翻。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

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

稱善。見下卷。賈叔孫之儀。而歎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

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

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器小也。徒竊禮之

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穀皮曰糠。穀不成曰粃。粃與秕同。遂使先王之禮

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

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

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

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宋咸曰。謂開布其迹於諸侯之國。猶言歷聘也。如

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焉於虔翻。善乎揚子

之言也。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音惡

烏趨七喻翻。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班志。銅鞮縣屬上黨郡。上黨記。晉銅鞮伯華所邑。去銅鞮故宮二十里。唐

屬潞州。宋白曰。縣有銅鞮水。故名鞮丁奚翻。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

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班志。白土縣屬上郡。括地志。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九十里。又云。近延州。余據班志。園水出白

綱目內物
外作用
尊

綱目陸
本並器
上有為
字

土縣西東入河師古曰圖音銀今銀州銀水是則白土縣在唐銀州界按圖字乃圖字之誤通典圖水在銀州儒林縣東北今謂之無定河師古又曰曼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姓譜齊有曼丘不擇

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

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班志匈奴置左右賢王左

右谷蠡王最為大國班志廣武縣屬太原郡史記正義廣武故城在代州雁門界向注山南杜佑曰代州雁門郡治雁門縣漢廣武縣故城在西南宋白曰隋改廣武縣為雁門避太子諱也

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

大寒雨雪大戴記曰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雨于具翻自上而下曰雨後以義推士卒墮指者什二

三師古曰十八之中二三墮指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史記正義曰代谷今媯州余據唐媯州在幽州西北

也此代谷在句注之北後魏都平城建為代都蓋因代谷而名也唐屬雲州界欲擊之使人覘匈奴覘丑廉翻又勑艷翻窺偵使者

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羸倫為翻畜許救翻使者

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復扶未還漢

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

矜見所長見賢遍翻示也下欲見同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

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凡事已為業行而未成曰

業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沮才汝翻止也

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

帝於白登七日班志平城縣屬雁門郡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師古曰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

使使間厚遺閼氏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問遺閼氏曰漢有美女如此今祕計者以其失中國之體故祕而不傳問古竟翻遺于季翻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

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

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

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師古曰傳

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鄉以禦敵也鄉讀曰嚮

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

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

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

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帝南過曲逆

班志曲逆縣屬中山國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後漢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杜佑曰中山郡北平縣秦曲逆縣後漢蒲陰縣曲逆讀皆如字文選高祖功臣贊注曰曲區句翻逆音遇非也顏之推曰俗儒讀曲逆侯為去遇

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從

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十二月上還過趙趙王敖

執子婿禮甚卑敖尚帝女魯元公主故執子婿禮上箕倨慢罵之師古曰箕倨者謂伸兩脚其形如箕曲禮

曰坐毋箕孔穎達曰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貫姓也原伯貫之後曰吾王

辱王也孟康曰辱音潺後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為辱師古音士連翻乃說王曰天下豪傑並起能

者先立今王事帝甚恭而帝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醫其指出

血曰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肯漢也為于偽翻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

復國張耳亡國事見九卷元年復國事見十卷三年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豪至秋而纖鏡秋豪言其細微

也願君無復出口復扶又翻貫高趙午等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

王長者不倍德長知兩翻倍蒲妹翻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

之何誇王為務烏故翻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言獨以身坐何

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喜即帝兄仲也六年春正月以代地立喜為代王韓王信故國赦為郃陽

侯班志郃陽縣屬左馮翊詩所謂在郃之陽者也括地志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郃音合辛卯立皇子如意為

代王如意戚夫人之子後徙王趙春二月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未央宮在長安

城西南隅周迴二十八里元和志曰東距長樂宮一里中隔武庫括地志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上見其壯麗甚怒

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

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說讀曰說

臣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填服天

下也填讀曰鎮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趨七喻翻而顧

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

孔子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桀為傾宮瑤臺以殫百姓之財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示子

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况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

加豈不謬哉至于孝武卒以宮室罷傲天下卒子恤翻罷讀曰疲未必

案目錄十二月無辛卯

一本得復作得

一本無曲字

不由鄴侯啓之也

上自櫟陽徙都長安

先雖以婁敬張良之言西都關中然都邑未成則猶居櫟陽今未央宮成始自櫟陽徙都長安

初

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班表宗正秦官掌親屬平帝元始元年更名宗伯

夏四月帝行如洛陽

陽

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

起玄默攝提格盡昭陽赤奮若凡十二年

太祖高皇帝下

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

班志高帝十一年更名東垣曰真定武帝元鼎四年置真定國垣音轄

過柏人

班志柏人縣屬趙國括地志柏人故城在刑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至唐天寶元年更柏人曰堯山

貫高等壁人於

廁中欲以要上

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要一遙翻

上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

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十二月帝行自

東垣至春三月行如洛陽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

罽操兵乘騎馬

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縉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爲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氍毹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

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衣於既翻絺丑知翻紵音佇罽居例

秋九

史記張耳等
乃高壁人
柏人壁人
之置漢要
書之傳云
要之傳云
知錄云
置錄云
知錄云
置錄云
知錄云
置錄云
知錄云
置錄云

獨之厨
也伏人
於置側
殺之而

通鑑卷十二
漢紀四
月行自洛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從才用翻匈奴冒頓

數苦北邊數所角翻下同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

兵罷讀曰疲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

可以仁義說也說式芮翻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

不能為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也

長知兩翻厚奉遺之遺于季翻下同彼必慕以為閼氏閼氏音煙支生子必為

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鮮息善翻少也因使辯士風

諭以禮節風與諷同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

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

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

善近其斬翻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

之匈奴上竟不能遣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師古曰於外庶人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以妻單于

子中家師古曰家人言采擇其家子以入宮號未入也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

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義之人為能

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

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

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疎矣况魯元

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

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

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少詩沼翻下同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

屈景莫能興齊之士族諸田也楚之王族昭屈景也皆二國之疆家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之

所徙也屈九勿翻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民東有六國之疆族一日有

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枕之鳩翻臣願陛下徙六國後及豪

通鑑卷十二

漢紀四

十一

子中家師古曰家人言采擇其家子以入宮號未入也

史記劉敬傳北民近胡漢四書同

漢書本

築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謂便利田宅也凡十餘萬口。

十二月上行如洛陽。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謀謂謀弒上事見上卷七

年怨於元翻。又如字。變非常也。謂上告非常之事。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四耳。貢父曰。逮者其人存在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義也。一曰。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召之。捕則加束縛矣。

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白明也乃

轆車膠致。師古曰。轆車者。車而為轆形。以版四周之。無所通。見史記正義曰。膠致者。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

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撈音彭。刺劓。刺也。

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數所角翻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詩少

蓋欲求貫高平日相。知昵者以其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班表。郎中令之屬。有太中大夫。中大夫。皆掌論議。泄音薛。泄姓也。秦時衛有泄

受侵辱重。於然諾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復與前。韋昭曰。如今與床。人與以行。師古曰。復與者。編竹木

以為與形。如今之食輿。高時榜笞刺劓。委困。故以復與處之。索隱曰。服虔云。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笱音峻。笱者竹篴。一名編。齊魯以北名為笱。郭璞三蒼注云。便糞土器。音糞。

泄公與相勞苦如生平驢。勞力到翻。相勞且問其所苦也因問張王果有計謀不。不讀曰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

三族皆以論死。謂以罪論抵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于為

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春正月上赦趙王敖。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上賢貫高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

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塞

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復扶又翻縱

漢書本

漢書本

從五無無漢漢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國綱目亡

二字

史記本紀云春無事夏七月太皇崩宮

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

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亢者總

謂頸耳爾雅云亢鳥噉即喉嚨也亢音岡又下郎翻

荀悅論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殺讀曰弑雖能證明其王。小

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塞悉則翻行下孟翻春秋之義大居正居大

正者以居正為大也罪無赦可也

臣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詔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洛陽至。初上

詔趙羣臣賓客敢從張王者皆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鉗為

王家奴以從。田叔孟舒皆趙國郎中也從才用翻及張敖既免上賢田叔孟舒等

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有過之者故云無出其右也貢父曰古

者居則貴左兵則貴右上盡拜為郡守諸侯相。班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漢初諸侯王國亦置丞相統眾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秩二千石夏六月晦日有食

之。更以丞相何為相國。自丞相進相國則相國之位尊於丞相矣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於萬

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太上皇因居櫟陽既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一置長丞焉考異曰漢書五月太上皇后崩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荀紀五

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蓋荀悅之時漢書本尚未訛謬故也今從之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臣瓚曰萬

年陵在櫟陽定陶戚姬有寵於上。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

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健仔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

陵書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

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

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從才用翻日夜啼泣。

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長知兩翻守式又翻疏與疎同上欲廢太子而

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

說。昌為人吃。吃音訖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

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重言期期貢父曰期讀如荀子目欲綦色之綦楚

人謂極為綦孔頴達曰釋詁曰譏沆也杜預曰沆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期知其不可周昌又曰臣期不奉詔言期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漢紀四

四

者意亦與沆同。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東廂殿東堂也。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廂。言似箱。篋之形。既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幾居依翻。符璽御史御史之掌符璽者也。時趙

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符璽御史御史之掌符璽者也。及呂后太子羣臣屬御史大夫，請為趙王置貴彊相。為于偽翻。相息亮翻。

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為呂后殺戚夫。人及如意張本。而以堯代昌為御史大夫。考異曰：史記漢書張良傳皆云：十二年上擊

監趙代邊兵。夏音賈，孫許豈翻。又音希，徐廣曰：為趙相國，將兵守代，監古銜翻。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侯擊其手，辟左右。」辟音闕，除也。屏除左右也。

言乎。豨曰：「唯將軍命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將即亮翻。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為于偽翻。

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魏無忌信

也。及為相守邊，告歸。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賜告在官無功。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賜告得歸家。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過趙，賓客隨之千餘乘。乘細證翻。邯鄲官舍皆滿，趙

相周昌求入見上。見賢遍翻。具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韓王信

因使王黃、曼丘臣等說誘之。說式芮翻。誘音酉。太上皇崩，上使人召豨。豨稱病不至。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自

東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秦滅趙置鉅鹿邯鄲

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亮翻。下同。見賢遍翻。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

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

通鑑卷十二

漢紀四

召天子而

通鑑卷十二

漢紀四

五

下有二字也
今有字也
下有四字也
平下四字也
作多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賈父曰。與猶待也。原父曰。知與之者。知所以與之之術也。豨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多以金

購之賈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

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班志。聊城。屬東郡。括地志。聊城。故城在博州聊城

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殘謂多所殺戮趙利守東

垣。帝攻拔之。更命曰真定。衡翻帝購王黃。曼丘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之。於是陳豨軍遂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信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有罪而居作者。為徒。有罪

而汝入官。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

於信。信囚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班按

書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樂說也。封慎陽侯。呂后欲召。恐其儻不就。儻或然乃與蕭相

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

曰。雖疾。彊入賀。彊其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

師古曰。懸鐘之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不用蒯徹。見十卷四年乃為兒

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

兵。以北禽魏。取代。什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攻下。漢

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

祖于陳。見上卷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

盧縮里。閉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開侯。吁翻。王于沉。翻。朝直

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

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漢紀

漢紀

漢紀

漢紀

漢紀

漢紀

漢紀

漢紀

崇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見十卷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

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見十卷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

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復扶夫乘時以

徼利者市井之志也徼一驕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

驕時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

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

矜其能則庶幾哉幾居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

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

亦宜乎

將軍柴武斬韓王信于參合

姓譜柴姓高柴之後班志參合縣屬代郡括地志參合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

上

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

喜者喜除其僞憐者憐其功大

問呂后曰

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徹

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

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

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

何冤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

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

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銳精言磨淬精鐵而銳之也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

顧力不能耳師古曰顧念也余謂顧反視也又可盡烹之邪上曰置

之置猶舍也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晉陽漢為太原郡治所如淳曰

復晉陽中都也恒戶登翻大赦天下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

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

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

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

掩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臣瓚曰扈輒勸

是反形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青衣道屬蜀郡臣瓚曰今漢嘉是也

己具也

下戲博彭
有博捕

綱目集
作定

通鑑卷十一

漢紀四

七

章懷太子賢曰青衣道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今嘉州龍遊縣也傳張戀翻處昌呂翻

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彭

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

二世二年彭越起於昌邑為子偽翻

呂后許

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

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

反復扶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以此

漢書本紀為據史記高祖紀作夏夷彭越三族年表書越反誅又在十年夏誅彭越蓋以盧縮言為據

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

視者輒捕之梁大夫變布使於齊

姓譜樂晉卿梁氏之後

還奏事越頭下

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趨湯

提挈也挈而趨鼎欲投之於湯

趨七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

榮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

從苦楚也從子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

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

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

史記漢書具作

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

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丙午立皇

子恢為梁王考異曰漢書諸侯王表作三月丙午按劉義叟長曆三月丙辰

書三月夷彭越三族方於此書立丙寅立皇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

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洛陽至五月詔立

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

晉志秦使任囂趙佗攻粵略取陸梁地遂定南粵以為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

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余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三十三年取南粵置南海桂林象郡此南海尉止與南海一郡兵猶三十六郡之

尉也安得兼典桂林象郡任囂既死秦已破滅趙佗始擊并桂林象郡以此知非兼典也佗徒河翻使陸賈即授璽綬姓譜陸古

天子陸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初秦二世時

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任音壬召龍川令趙佗

班志龍川縣屬南海郡裴氏廣州記

龍川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為號師古曰今循州

語曰

語牛秦為無道天下苦

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

此欲興兵絕新道自備

蘇林曰新道秦所新通越道

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

陸賈上疑脫陸人二字

禹負山險阻南海

班志番禺縣屬南海郡尉佗所都今爲廣州治所番禺音潘禹音愚又魚容翻

東西數千里

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

與言者。長知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行南

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

武帝伐南越遣楊僕出豫章下橫浦

一本爲作之

則橫浦通豫章之路也。杜佑曰。橫浦關在虔州大庾縣西南。南康記曰。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爲塞上。班志陽山。侯國屬桂陽郡。姚氏曰。連州陽山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新唐書地理志。連州陽山縣有故秦湟谿關。郡國志。陽山縣理淮水之南。卽其故墟。本南越置關之邑。故關在縣北四十里。茂溪口。湟

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

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

桂林。後武帝改爲鬱林郡。象郡。武帝改爲日南郡。

自立爲南越武王。

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借於古也。

陸生至。尉佗魁結

服虔曰。今兵士椎頭髻也。

師古曰。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魁音推。結讀曰髻。

尉佗本真定人。故賈云然。

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背父母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

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

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

倍蒲妹翻

諸侯皆屬。可謂至彊。

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

王王下于况。翻下故王同。

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

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

造未集之越。

師古曰。未集言未成也。

屈彊於此。

師古曰。屈彊謂不柔服也。屈其勿翻。

漢誠聞之。

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

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

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蹶音厥。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

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復扶陸生曰。

皇帝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

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

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

崎音丘。宜翻。嶇音區。

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

漢書陸賈傳無十字

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古師

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

張晏曰。橐中裝。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日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佗送亦

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陸生卒拜尉佗為南越王。卒子令稱

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前。說稱詩

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日。居馬上得

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治直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

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

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鄉讀帝

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

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為于偽翻粗凡著十二篇。每奏一

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帝有疾。惡見

人。惡鳥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戶者謂守羣臣絳灌等。

莫敢入。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班志。舞陽縣屬潁川郡。應劭曰。舞水出其縣之南。史記正義在

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

下已定。又何憊也。憊。滿拜翻。疲極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

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謂與李

扶蘇立。帝笑而起。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初。淮陰侯死。布已心

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為醢。即刑法志

乃後到之。雜以梁糲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蒞醢醬所和。使者

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

急。布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賁音肥。姓也。赫其名

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傳柱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

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傳柱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

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傳柱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

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傳柱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

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語牛倨翻。怨於元翻。請繫赫。使人徯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者。不顯言其事。淮南王見

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

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班志。汝陰縣屬汝南。春秋胡子之國。史記滕公傳。平城圍解。增食細陽千戶。細陽縣屬汝南郡。蓋與汝陰鄰境。索隱曰。汝陰屬汝南亦。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

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疏分也。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

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

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吳謂荆王

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國。魏地梁王友所封也。下蔡縣屬沛郡。春秋時之州來也。越會稽地。故越王句踐之墟也。長沙吳芮所封國。時其子臣嗣封黥布都六。阻淮為固。故策其西取下蔡。東取劉賈。以據全淮。越在東南。故策其歸輜重於越。以自厚。為深固不可取之計。布娶於長沙王。故策其身歸長沙。料其出於麗山之徒。慮不及遠也。重直用翻。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

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為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麗山之徒也。麗與驪同。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皆為子偽翻。下間。為為妻為上同。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

薛公千戶。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考異曰。史記諸侯年表云。十二月。庚子。厲王長元年。漢書諸侯王表十

月。庚午立。今從漢書帝紀。是時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黥布。太子客東園公。綺

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所謂四皓也。避秦之亂。隱於商山。索隱曰。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為號。夏黃公姓

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角盧谷翻。說建

成侯呂釋之曰。班志。建成侯國屬沛郡。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

御上安兵
部高安
作問有
出字

君位已至矣雖更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

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問古

師古曰夷平也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

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曰輜車衣車也臥而

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夜

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考異曰史記漢書皆

澤侯表有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今此上云建成侯而下云呂澤恐誤當為釋之是又

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

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

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

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為我畫計

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媿

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

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

至客建成侯所上欲使太子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

矣乃說建成侯云上遂自行上破布歸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

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

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

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

頸欲為太子死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

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

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

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

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功也按高祖剛猛伉厲非畏指紳議者也但以大臣皆

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耳若決意欲廢太子立如意不顧義理以留侯

之久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成其事哉借使四叟實能制高

祖使不敢廢太子是留侯為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為此哉此特辯士欲夸大四

叟之事故云然亦猶蘇秦約六國從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魯仲連折新垣衍秦

將聞之却軍五十里耳凡此之類皆非事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惟思

實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皆不取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守式皆送至霸

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今在新

居間相去一里半見上曰臣宜從從才病甚楚人剽疾剽匹妙

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

病彊臥而傅太子監古銜翻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

事班志太子太傅少傅古官余據古世子有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

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應劭曰材官有材

力者漢官儀曰民

通鑑卷十二

漢紀四

御覽卷一百一十一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戎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至光武罷省班表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

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富陵班志富陵縣屬臨淮郡括地志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

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班志臨淮郡有徐縣僮縣楚蓋發兵與布戰于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師古曰不聚一處而分為三欲互相救出奇譎

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散如字敗補遺翻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

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軍遇於鄆西班志鄆縣屬沛郡布兵精甚上壁庸城以布軍銳甚故堅壁以挫之庸城地名必亦在鄆縣西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

綱目軍紀本末並同

陳讀曰陣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

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數所角翻與百餘人

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括地志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

樂音洛下同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音戶甘翻上自為歌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戶行

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復除其民

皆大破之蘇林曰洮音兆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余據布軍既敗走江南則洮水當在江南羅含湘中記零陵有洮水水經注洮水出洮陽縣西南東流注于湘水如淳注洮陽之洮音韜蓋布舊與長沙王婚其敗也往從之而洮水又在長沙境內疑近是也杜佑曰漢洮陽縣城在永州湘源縣西北按今全州漢洮陽縣地有洮水在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成王臣使人誘布偽欲與

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番音婆師古曰茲鄉鄆陽縣之鄉也

班志鄆陽縣屬豫章郡鄆古公翻余據史記及漢書高紀皆言追斬布番陽竊意茲鄉當在番陽界非鄆陽周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班志當城縣屬代郡闕國十三州記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桓都山作城故曰當城史記

正義曰：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考異曰：盧綰傳云：漢使樊噲擊斬豨，按斬豨者周勃非樊噲也。

上以荆王賈無後，更

以荆為吳國。辛丑，立兄仲之子濞為吳王。

服虔曰：濞音披。普懿翻。王三郡

五十三城。

為後濞以吳反張本。

十一月，上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上從

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

良先

子少傳事，以諫不聽，因稱疾不肯視事。

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

屬荀息而立之，公薨，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其弟卓子，里克殺卓子，而立秦納文公而殺懷公，晉乃定。

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

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

啖一作淡，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苦擊勤苦之事，食無味之食也。孔文祥曰：與帝俱攻苦難俱食淡也。或曰：攻治也。余按周禮：非人注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釋文：啖直覽翻。疏作鹹淡，則知啖淡古字通用。其可背哉！

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趙王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

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

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

王，乃止不立。相國何以長安地陘，上林中空地棄

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禽獸食。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下相國

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

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

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

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

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

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

相之淺也。帝不懌。

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

相之淺也。帝不懌。

師古曰：懌，悅也。感衛尉之言，故懌悔而不悅也。

陸本胡何
作胡何
書胡何
傳胡何
師古曰
胡何也

漢書
本紀注
音上宜
有師古
三字

漢書傳
謝上世
從家記

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
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
姓聞吾過也陳豨之反也燕王縮發兵擊其東北陳豨反於代
代在燕之西

南故縮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縮亦使其臣張

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

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
侯數反數所角翻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為于偽翻豨等

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

胡和事實得長王燕王于况翻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

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縮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

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

奴間間古覓翻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欲使
之連

兵相持勝負久而不決也漢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

王縮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帝使使召盧縮縮稱病又使辟陽

侯審食其班志辟陽縣屬信都國辟必亦翻姓讀有審姓食其音異基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

因驗問左右縮愈恐閉匿謂閉其蹤跡藏匿其人也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

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

病屬任呂后屬之欲翻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

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

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

盧縮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縮立皇子建為燕

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
年以象郡桂林

南海長沙立吳芮為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尉佗佗未降遙虛奪以封芮耳後佗率
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惟得長沙桂陽耳今封織南海王復遙奪
佗一郡織未得王之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

見曰疾可治治直之翻下同上媢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無
古

曰三人謂也中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扁鵲古之良
醫扁補辨翻

漢書虛
縮傳無
亡字

史記
縮傳
作后漢
書同

漢書本
紀注桂
陽下桂
林下桂
零下桂
有下桂
字今下
有下桂
一才下
以才下
字作中
音現見

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

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

之少。師古曰。戇。愚也。古音下紺翻。今則竹巷翻。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

重厚少文。知讀曰智。少詩沼翻。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

問其次。復扶。又翻。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

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壽五十三。考異曰。漢書云。呂后與審食其謀。盡誅諸將。鄼商見審食其。說以如此。大臣亦安敢一旦盡誅大臣。又時陳平不在。榮陽樊噲不在。代此說恐妄。今不取。

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

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己身之幸也。聞帝崩。遂亡入匈奴。五月丙寅。葬高

帝於長陵。班志。長陵縣高帝置。在長安北四十里。括地志。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粧具。陵旁起邑。置令丞尉守奉。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

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見九卷。元年。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

帝既

滅項羽。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蕭何據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韓信申軍法。帝命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剛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程。度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叔孫通制禮儀。見上卷六。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

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剖符作誓。謂剖符封功臣。刑白馬。與為山河帶礪之盟也。丹書鐵契者。以鐵為契。以丹書之。如淳曰。金匱。猶金

以丹書盟誓之言。于鐵券。盛之以金匱石室。而藏之宗廟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草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

事繁多。常汲汲也。余謂日不暇給。蓋言項羽既平。諸侯又叛也。己巳。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

后。師古曰。惡謂毀謗。言其罪惡也。音如字。晏駕者。天子當晨起。早作而忽崩。隕不出。臨朝。凡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欲以兵誅趙王如

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

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

如淳曰。馳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皆持尺五寸木。傳信

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傳

摠戀。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頵之夫

師古曰。惡謂毀謗。言其罪惡也。音如字。晏駕者。天子當晨起。早作而忽崩。隕不出。臨朝。凡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欲以兵誅趙王如

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

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

如淳曰。馳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皆持尺五寸木。傳信

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傳

摠戀。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頵之夫

師古曰。惡謂毀謗。言其罪惡也。音如字。晏駕者。天子當晨起。早作而忽崩。隕不出。臨朝。凡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欲以兵誅趙王如

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

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

如淳曰。馳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皆持尺五寸木。傳信

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傳

摠戀。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頵之夫

師古曰。惡謂毀謗。言其罪惡也。音如字。晏駕者。天子當晨起。早作而忽崩。隕不出。臨朝。凡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欲以兵誅趙王如

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

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

如淳曰。馳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皆持尺五寸木。傳信

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傳

摠戀。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頵之夫

有傳漢綱有承以
字今上書目致相
上下平同字下世

年帝鑑太壽惠勃以丞立尉勃后出之紀千記
七及十鑑於也尉嬰代以相勃為孝為時也蓋重子高漢
年孝二高通又乃而為乃為文太周呂重書書

通鑑卷十二

漢紀四

廿五

謂于道中行且計也

囚而致。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

兩手也。載檻車。傳詣長安。

燕反縣。平行聞帝崩。

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

殊悲。因固請得宿衛中。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

噲至。則赦復爵邑。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

土。染之赭。止也。翻。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謂使者

曰。高帝屬臣趙王。

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

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

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

見翻。隙也。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帝嫡長子。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人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

元年。冬。十一月。帝晨出射。趙王年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醢

飲之。

其身赤目。音如羯鼓。唯食毒蛇。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于穴外。禹步作法。有

頤石碎。啄蛇吞之。山有鳩草。木不生。秋冬之間。脫羽往時。人以銀作爪。拾取著銀瓶中。

否則手爛。墮鳩矢著人立死。集於石。石亦裂。此禽至兇極毒。所謂醢。即鳩酒也。陸佃埤

雅曰。鳩似鷹而紫黑。喙長七八寸。作銅色。食蛇。蛇入口。輒爛。尿溺著石。石亦為之爛。羽

以解。故有鳩處必有屏。飲於禁。翻。犁明。徐廣曰。犁猶比也。比至天明也。諸言犁明

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康云。力追切。未知

何。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入手足。去眼。輝耳。飲瘖藥。丁

管翻。去羌呂翻。師古曰。去其眼睛。以藥熏耳。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

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

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

漢書外
傳此
作此
從後
史記

漢書本
紀注
人

皆書
中榮
二專
當翻

通鑑卷十二

漢紀四

十七

師古曰。令

太后治事已自如太子然余謂惠帝之意蓋以謂身為太后子而不能容父之寵姬是終不能治天下也治直之翻

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樂音洛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見記曲禮號戶高翻

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

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

未知大誼也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

高祖十一年封友於淮陽

春正月始作長安城西北

方漢都長安蕭何治宮室未暇築城帝始築之至五年乃畢故書以始事杜佑曰惠帝所築長安城在今大興城西北苑中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

高祖庶長子肥也朝直遙翻

飲於太后前帝以

齊王兄也置之上坐

蓋於宮中以兄弟齒列為序非外朝君臣之禮坐徂夙翻

太后怒酌醢酒

置前賜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太后恐自起泛帝卮

漢書

音義泛音幡索隱音捧余據泛駕之泛其義為覆則音要亦通

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醢

大恐齊內史士說王

師古曰內史王國官士其名也班表至國有內史掌治民

使獻城陽郡為魯

元公主湯沐邑太后喜乃罷歸齊王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

蘭陵家人井中

班志蘭陵縣屬東海郡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互行志曰溫陵之家見賢通翻

隴西地震

夏早天邵陽侯仲薨

仲即代王薨對薨事見上卷高祖七年

鄼文終侯蕭何病

法

有始有卒曰終蒙曰克成令名曰終

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

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

恨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

師古

曰僻隱也垣墻也治直之翻

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執家所奪癸巳以曹

參為相國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

師古曰舍人猶言家人也一曰私屬官主家事者也余據戰國時

秦使舍人資送張儀入秦李斯為呂不韋舍人謂為私屬官可也以為主家事則拘矣迺讀曰促速也治行謂飭治行裝也

吾將入相居無

何居無何謂居無幾時也相息亮翻下同

使者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

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

言推舉以為賢也

參代何為相舉事無

所變更

師古曰舉者也言凡事無更改更工籌翻

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

木質朴也訥言於言也

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

漢制丞相官屬長史之下有掾史令史等

吏之

一本等

下布

重厚長者

漢制丞相官屬長史之下有掾史令史等

吏之

頓復使使來謝

復扶又翻

日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

獻馬遂和親。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搖與無諸皆越

王句踐之後也。

句音鈞

從諸侯滅秦。功多。其民便附。故立之。都

東甌。世號東甌王。

閩越王無諸高祖五年受封都治今福州侯官是也帝又封搖於東海東甌今温州永嘉是也應劭曰搖封東海

在吳郡東南濱海。此

閩越東越所由分也。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閩越東越所由分也。

秋七月都廢災

是歲蜀湔氐反。

班志湔氐道屬蜀郡崕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又百官表有蠻夷曰道則其地蓋湔氐居之故曰道也湔則前翻裴松之音翦

氏丁擊平之。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

親。故以配帝。

元張敖女也魯元公主降敖而生后因下文重親故直書帝姊魯元公主女既以紀人倫之變且著外戚因寵也重直龍翻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力田者取其竭力服勤于田事孝弟

人倫之大。力田。人生之本。故令郡國舉之。復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

謂三皇時以昌覆頭向額繞額至黃帝時則有冕也。本謂黃帝造火食游是冕也。

于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則天子諸侯

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古者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禮也。其士則二十而冠。

古者行冠禮於廟。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所謂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諸

侯則四加。而有玄冕。故大戴禮云。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當五加。衰冕也。鄭

樵曰。漢改皇帝冠為加元服。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冠訖皆於高祖廟。如禮謁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

書律。

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挾書者。族。今始除之。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

蹕煩民。

師古曰。非大朝見。中間小謁見。曰間往。天子出入警蹕。蹕止行人。數蹕則人以為煩。鄭氏周禮注曰。國有事。王當出。則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

蹕也。賈公彥疏曰。漢儀大駕行幸。使

衛士填塞街巷。備非常也。蹕。壁吉翻。乃築複道於武庫南。

武庫在長樂未央之間。故築複道。始於武庫南。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

高祖之衣冠。藏於宮中之寢。三月出遊。其道正直。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冠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

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

以月出之時。夜遊衣冠。失之遠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

急壞之。

怪。壞音。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

下為原廟渭北。

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

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孝經注。宗尊也。廟

也貌

臣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聖賢為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書曰。堯置敢諫之鼓。賈誼曰。三代之君。則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

仲虺美成湯曰。攻過不吝。傳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繆哉。

長樂宮鴻臺災

三輔黃圖。鴻臺在長樂宮中。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于臺上。故曰鴻臺。

秋七

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

凌室。藏冰之室。織室。掌織作繒帛之處。班表。少府有東織。西織。凌力。

證翻。又音陵。

五年冬。雷

洪範論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地。是其常經也。冬雷為失常。

桃李華。棗實。

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

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秋八月。

平陽懿侯曹參薨

諡法。溫柔賢善曰懿。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齊悼惠王肥

薨。夏。留文成侯張良薨。周公諡法。安民立政曰成。賀琛臣諡。佐相克終曰成。以周勃為太尉。

七年冬。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

將即亮翻。

春正月辛

丑朔。日有食之。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

秋八月戊寅。帝

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安陵。

臣瓚曰。壽二十四。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

去長陵一十里。

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

子。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

謂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故稱制。

本紀云。八月。己丑。平陽懿侯曹參薨。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齊悼惠王肥薨。夏。留文成侯張良薨。七年冬。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安陵。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史記

漢紀

二十七

